

墨

子

閒

話

墨子閒詁卷六

瑞安孫詒讓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畢云言利可倍

大之爲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

因其國家去其無

用之費

舊本挽用之費三字王據下文及中篇補

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

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

使舊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

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無不加用而爲者是

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

德與得通下同

其興利多矣其爲衣

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

圍禦字通詳辭過篇

凡爲衣裳

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鮓不加者去之

畢云芋鮓二字凡四

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

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為宮室甲盾五兵舟車
 芋組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
 室且傳寫者又割裂講為芋鱸俞云芋鱸二字凡四
 為且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
 見且讀為鱸鮮且者鮮鱸也說文部鱸合五采鮮
 耳且讀為鱸鮮且者鮮鱸也說文部鱸合五采鮮
 色從爾虞聲詩曰衣裳鱸鱸鮮色謂之鱸故合言
 之曰鮮鱸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
 鱸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為華美而無益於
 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鱸從虞聲虛從且聲故
 鱸得以及為之如籀文適小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溱
 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即以且為之是
 例矣案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冠紉纓芋鱸
 鮮組並鮮鱸之異文又疑當為華駟晏子春秋諫下
 篇云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眾又云聖人之服中
 悅而不駟此駟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變謂羊
 乃善說鮒乃但誤則誤仍為从且又讀羊其為宮室
 屬上為句並謬蘇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其為宮室
 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
 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
 車之五兵鄭眾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
 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商

篇云弓矢闔爰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
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
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
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
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以爲以圍
揚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

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
勝畢云者舊作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
有以意改

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鮪不加者去之其爲
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

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鮪不加者去之凡
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字俞云上文

此脫不字案俞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
校是也今據補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

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
二字之誤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

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
既去其羊舄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
玩好以益爲衣裳五者故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
其數自信增也戴說並非

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難云若猶此也則不
文義似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

無說文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
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吳寬鈔

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女子年十五

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

吳鈔本作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

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此聖王之

法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

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

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

之本聖王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次讀爲恣言其欲蚤處

之法與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

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處家

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以其

蚤與其晚相踐

玉藻鄭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

踐讀如邊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

兒行列有比校之義案戴說未允後聖王之法十

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

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

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

人蓋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

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注易屯卦

云字姪娠也下年字乃人字之誤此不惟使民蚤

處家

惟吳鈔也下年字乃人字之誤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此文未足必有

云且不惟此爲然此且不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

下疑亦稅惟此爲三字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王引之云籍斂稅斂

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

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惟毋吳鈔

畢本毋改毋云毋同貫案畢校非久者終年速者數

也唯毋毋語詞說詳尚賢中篇

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

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餒有讀爲又侵就未詳稟以

舉火攻城之具見闕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干城距

衝不若煙穴伏崇疑此後亦當爲伏之誘畢云餒即

援字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

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畢云台當爲今戴云不猶非也聖人爲政特

無此此字疑當重誤視其一不聖人爲政其所以眾人之道亦

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

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

彼其愛民謹忠說文言部云謹慎也此蓋與信義近利民謹厚忠信相

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吳鈔本歿世而不卷

歿吳鈔本作沒世舊本作二十二字盧云二字疑當
爲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爲倦詒讓案正字當作券說
文力部云券勞也考工記輶人鄭古者明王聖人其
注云券今倦字也卷卽券之段字
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正長也詳是故古者聖

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畢云

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鞮說文云柔革工也繡若朴王

梓匠爲攻木之工洵爲搏埴之工治爲攻金之工然

則鞮匏卽鞮鞞爲攻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占至

古音多互相轉故鞮鞞字或作鞮鞞之爲匏亦借字耳

故攻工記又借作鞞案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鞞攻

皮治鼓工也或从韋作鞞又云鞞柔革工也周禮曰

柔皮之工鞞氏鞞卽鞞也此段鞞鞞字爲之非儒篇

有鮑函車匠字亦作鮑或云考工記陶冶梓匠使各

設色之工畫續鞞卽續之借字亦通
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
于民利者聖王弗爲畢云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
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
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卽用此義

古者聖玉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畢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

和畢云芬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恢畢云恢

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作怪是也今據正

恢篆文相近而譌公羊昭三十一論篇云食飲則重食

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食

牢而備珍怪准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

也而堯禘之羹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

趾吳鈔本作趾案趾之段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

南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作趾高注云交趾

新書並作趾案交趾即今越南國北降幽都降字

義不可通降當爲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

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馮周易集解豐象

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案王按是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

是莊子在宥篇云堯流共工於幽都釋文東西至日

引李頤云卽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裔也東西至日

所出入畢云謂陽谷味谷詒讓案荀子王霸篇楊注

尸子云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

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

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

德嗣堯湖方幽都來服南無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

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無交趾北幽都南通交趾賈誼新

書脩政語上云堯無交趾北幽都亦與此文大同

小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藪不重肉部

異云戴大歸也詩魯頌閔宮毛魚藪羹中別尹注云藪肉也

羹大羹細切案不重謂飯於土炤飯舊本譌飲王云土

肉而細切案不重謂飯於土炤飯舊本譌飲王云土

止一而細切案不重謂飯於土炤飯舊本譌飲王云土

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壻當為溜太

平御覽引此云飯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壻當為溜太

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壻噉土劍徐廣

日一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壻噉土劍徐廣

詔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壻噉土劍徐廣

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篋又敘傳云食土篋集解徐廣

上篋飲於土劍即李斯所本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

文並大同小異噉於土形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劍鄭

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斲飲土篋噉土劍樞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

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
韓非子顧云秦本紀正作土形並鋼之段字史記敘
讓案說交口部云啜嘗也形刑並鋼之段字史記敘
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
盤啜土刑樞梁之食黎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
刑所以盛義也七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秦始皇本
紀作啜土刑集解引如淳云土刑餼器之屬瓦器也
李斯傳作鋤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
斗以酌必多脫文不可考詰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
以大斗說文木部云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俛仰
此斗酌卽料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
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類低聖王弗爲此句上
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
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畢云說文云緝帛揆青揚赤
冬服紺緌之衣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緝帛揆青揚赤
字當爲纁考工記云五入爲緌鄭君注云今禮俗文
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緌義
合說文無緌字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
是知當爲纁

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

人害民

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

蟲義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

山疑當擊

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

則兵且從

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

於甲衣之無斷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

義從之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

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

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

王云利字義不

諫書制字或作利

足以將之則止

廣雅釋詁云將行

與利相似而誤

也止舊禹上今據

人不飾

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

左傳云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娼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林
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頌言足
以朽也荀子正論篇揚注云三領三稱足以朽
肉棺三寸說詳節葬下篇足朽骸荀子正論篇
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
故不掘也蓋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
掘穴深不通於泉同畢云說文云掘免窟也此竈字
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掘字訓突也引詩
曰蟋蟀掘閣段玉裁注本校改掘篆作掘而刪蟋免
窟也一條最爲精密此掘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
策云掘穴窮巷漢書鄒陽傳則土有伏死掘穴巖藪
之中耳顏注流不發洩則止畢云流疑當爲氣掘下
云掘與窟同流不發洩則止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
室之時因陵丘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掘穴曰
冬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言掘穴但逮夏畢云逮
可以避冬口風寒而已舊作逮

以意重道燕本吳改下潤溼上熏蒸鈔本作重誤恐傷民之氣于是

作爲宮室而利干吳鈔本作於然則爲宮室之法將

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

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闕潔詳尙宮牆足以爲

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下疑

矣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畢云說文云葬滅也从死在神

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

子之爲親度也

畢云辟同警

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

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

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

智不智

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

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

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尚同上篇云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

若三務者舊脫

此字據後文增

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

下度

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

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

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

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

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

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

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既畢云舊脫也字據上文增

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

見下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

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

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据下當

古通行卽相反卽吳鈔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

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

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

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吳鈔本並

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己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

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

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滌

南主術篇生無乏用外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

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

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計厚葬久喪奚當此

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

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

舊脫此字據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此下舊有

前後文增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仁者將興

下文複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霸作伯仁者將興

之天下將下當依俞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誰

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受下篇設以二士設今

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

霸尤譌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

廢而使人非之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

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

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

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

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

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

案唐人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避諱改

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

舉本作除天下之今據

上文仁者將與之相廢而使人非之

相廢義難通相

天同書徵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

義同書徵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

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母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

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終身勿為將求除天下之害

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也案句且故興天下之利

未當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

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為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

且即也字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

之誤失之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

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

害也注云天子傳郭璞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

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

蘇云雖字誤當從下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

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畢云槨舊作槨以意改諡讓

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棺諸侯再棺大夫一

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棺楊注云禮記天子棺槨十重也諸侯以下與

禮記多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以下與

述喪禮作天子棺槨七重餘與荀子同葬埋必厚衣

衾必多一喪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

稱士三文繡必繁文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親

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丘隴必巨說文士部

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隴必巨說文士部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上葬也隴必巨說文士部

南子說林訓云或謂冢或謂隴名異實同也呂氏春

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本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王文公大書謂之擗釋文匹

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夫而祭謂之擗釋文匹

本或作正縮衣唯君子能好其正殆竭家室莊子養

注正當為匹家王說是也今據正殆竭家室莊子養

文引向秀云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 虛車府然後金

玉珠璣比乎身 比舊本諺北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正

古注曰比周也 比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淮南子齊

乎身猶言周乎身 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俗訓云古

者非不能竭國 民虛府彈財含珠璣施綸組節束

追送死也 許注云綸絮也束縛也案節約與淮南書

節束又必多為屋幕 吳鈔本作幄幄俗字古止作屋詩大

雅抑尚不愧于屋漏 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

云有火自上復於下 至於王屋並以屋為幄 俗幕

字鼎鼓几 榼壺濫 榼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榼 榼從手說

壺濫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中 為濫取其冷也盧

文昭云壺濫蓋器名 高注似臆說呂覽慎勢篇云功

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 鑑梁履繩云周禮 戈劔羽

春始治鑊集韻鑊或從水案 盧梁說也是也 戈劔羽

鹿齒草 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 葬彌厚

戈劔不可勝其數 諸寢而埋之 後文云扶而埋之 扶

養生之具無不從者 義同說文 王引之校改 扶此寢

字疑亦扶 滿意 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篇作送死 若

字之誤 滿意 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篇作送死 若

徙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此說曰
死字迭字誤著若字之下徙又誤徙遂不可通

天子殺殉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眾者數百寡者

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將軍大夫即卿大夫眾者數十寡

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柩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爾雅

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祿記云中路

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畢云言聲無次第翁義

未詳洪云畢讀作翁綴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

當是聲喘之譌說文喘咽也種文作林與翁字直心

近案洪綴經畢云說文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文云經喪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凶禮喪服傳及士喪

首戴也枕塊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又

藁塊塙也釋文塊本又作出案凶本字塊或體相率強不食而為飢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

再不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隤畢云當為廩陳之訓
盧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殯詒讓
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陬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陬愧懼

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限疑亦與顏色黧黑之俗

中篇兼愛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

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

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也注以

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使王公大人

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

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篇非樂上篇

非命下篇竝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篇與夜寢夙興

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

寐相對是其證也案前說是也但此處說文尚不止

此二字今五官六府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

未敢脫補五官六府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

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辭草木實倉廩指卿

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

政此其分事也土君子內治官外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

今本五官上有祝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為王公

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殷周侯國之制也史記

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旬司大襲禮記千乘篇云千
乘之國列其五官會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
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
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眾故分五
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曰聽也
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貨
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
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
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博其伍鄭注云
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
徒小司馬小司徒小司寇小司冏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
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
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都春秋繁露五
司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空中央爲都春秋繁露五
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
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
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古五官之別制與
周侯國五宮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
六府鄭君以爲設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
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漢
書食貨志說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顏注謂卽周官
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或亦諸侯制與
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辟草

木

畢云辭同闕草
卽神字假音

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

出夜入

畢云夜一本作晚

耕稼樹藝

說文訊部云執種也藝卽執之俗

使百

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

鈔本

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

畢云紉細計

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蘇云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卽上句紉字之誤而

行者維本作絰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

當作賦相玉篇貝部賦作即切藏也是埋賦卽埋藏也

賦爲賦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與下

文云計久喪爲久禁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

從事者也文例同扶而埋之當爲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

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挾

字之誤廣雅釋詁挾穿也挾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

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窅深扶後得生者而久禁

也義並與挾相近案王說近是後得生者而久禁

也畢先 其義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

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畢云舊求以二而既已不可

矣欲以眾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

厚葬久喪者為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

無為毋非詳前吳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鈔本喪下無者字喪經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說苑修

喪服經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說苑修

文篇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

年則戰國時非儒者妻與後子死者孔廣森云後子

蓋不盡持三年服也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大子申為後子荀子謂五皆

丹朱為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五皆

喪之三年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

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

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

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

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

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

之喪孔廣森云禭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午年之末除禫於丙午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為五五疑二字之然後伯父叔父兄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孰是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孳子其篇作其與此詞喪服經為世父母叔父母昆弟眾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孳也族人五月服子也孳子即眾子對前後子為豕孳也族人五月服經為從祖父母從祖父母謂族人近者也非儒篇月王云族人當為戚族人謂族人近者也非儒篇義不可通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脫戚字則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喪服為姑姊甥在室期適人大功九為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甥皆有三義不明則毀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

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

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

華云仞忍字假音

夏不仞暑

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

以此求眾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

負伏通左傳襄三年魏絳

將伏劍孔疏云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眾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

眾人民而旣以不可矣

畢云以同已

欲以治刑政意者可

乎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

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

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

畢云不下舊有

衍字

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

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

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

是據下文疑當作且

爲人臣者求

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

之民

僻淫吳鈔本作淫辟

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積奚吾

俞云

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

後卽誤詭之段音說文言部誤詭也重文謨口誤或

從其又曰詭詭詭詭也重文詢曰詭或從荀荀子非

十二子篇作詭詢是其本字漢書實詭傳作詭詭

卽謀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卽誤之省后卽詭之省古

文以譬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誤詭者內積恥辱

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並爲淫暴而不可

恥辱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勝禁也是故盜賊眾而治者寡夫眾盜賊而寡治者

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袁而
舊本夫誦作先今改正王引之云袁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
母負己也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
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母
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袁而毋
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海倚河

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
偃傳南面負辰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
記背作負案王說_{是也莊子說}篇_{篇說}文王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環環義同治之
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

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

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

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

力政下篇及明鬼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

此皆砥礪其宰伍畢云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

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城郭修吳欽

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城郭修本

脩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

之舊作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

據後文改

者攻之

畢云者舊作者據上文改

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無

舊本作惟毋今

據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

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

云

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若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若

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

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

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

惟今據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

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

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

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

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降之罪厲之禍罰而

棄之與禍罰也之字古或訓為與則豈不亦乃其

所哉乃其本也反云舊作乃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

禍因其也也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帝鬼神而獲

亦為之乃其也也其證文二年傳曰若上帝鬼神而獲

勇而固其所也也哀十六年傳曰若上帝鬼神而獲

則固其所也也哀十六年傳曰若上帝鬼神而獲

聖王論議案北堂書鈔禮部十三引亦同人制為葬

埋之法喪法筆子所述或即夏法與曰畢云桐棺餘書

亦多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

有桐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

引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棺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棺三寸

兼用下文孟公孫丑篇云於庶人並與此異足

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畢云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

以及其葬

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

也考

記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耦爲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畝鄭注云古者耦一金兩人併發

之其壟中曰耦七曰伐今之耦枝頭兩金象古之

耦也說文未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

說同若然一耦之畝其廣一尺則止矣死則旣以葬矣

尺則三耦之畝其廣三尺也

則止矣死則旣以葬矣

生者必無久哭

王云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也

傳寫脫去凶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旣葬生者毋久喪

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

語不該備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

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君之言曰厚葬久喪雖

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

畢

之舊作也以二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

字據後文改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堯與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堯與

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

書鈔九十二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

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迥本爾雅云

五狄在北方周禮賦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

引李迥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獫狁三曰匈奴四曰

單于五曰道死葬蛩山之陰畢云蚤初學記引作羣一

曰白屋道死葬蛩山之陰畢云蚤初學記引作羣一

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印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

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詒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堯葬即之山水經瓠子

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羣山

之陰山海經曰堯葬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

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堯葬齊陰丘巖皆小呂

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堯葬齊陰丘巖皆小呂

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正義云

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衣衾

三領穀木之棺傳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

用穀尚儉畢葛以緘之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

云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

云成讀爲緘凡棺束爲緘繩又檀弓云棺束紼於柩之

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儉也漢書楊王孫傳云

昔帝堯之葬也。蘇木為槨，葛藟既訖而後哭。畢云：犯

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無泄，瘳既訖而後哭。畢云：犯

窆字之。滿埒無封。畢云：古無埒字。當為坎比堂書鈔

假音也。滿埒無封。畢云：古無埒字。當為坎比堂書鈔

篇云：埒苦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

聲相近。俞云：上云既祀畢，云祀當為犯。窆字之。假音

也。則此不當云。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

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

記：王制篇不為墳也。禮注：曰古也。墓而不墳，已葬而

無封。言不為墳也。禮注：曰古也。墓而不墳，已葬而

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云：六戎在

方。周禮：職方氏又云：五戎。王制：孔疏：引李注云：六

四曰：僿夷。二曰：莒夷。三曰：老白。道死葬南己之市。鈔

九曰：者。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死葬南己之市。鈔

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

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

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

一。家在零陵。營補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

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

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已
 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子水登巴
 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山是已王
 頌山南回記大在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之誤畢
 云南已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
 以作巴者爲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
 學記禮部引墨子並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
 太平御覽南紀引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
 市與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則不
 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則不
 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爲古巴地以牽合
 南巴則顯與上文言西教乎七我合此無庸辯也案
 王說也舜葬上文言西教乎七我合此無庸辯也案
 與此云葬南已並不相涉因學紀引薛季宣謂蒼
 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羅必路史注又謂紀即
 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
 近斯並欲傅合諸說爲一實不可通近何秋濤又謂
 周書王會篇正西枳說不據劉賡瑞引墨子曰舜
 近葢卽一地尤臆說不足據劉賡瑞引墨子曰舜
 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
 文改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云後漢書注葛以緘之
 此書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云後漢書注葛以緘之
 已葬而市人乘之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東教乎

九夷者以意改之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

此並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

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

葬會稽之山稽正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

也集解云皇覽曰禹家在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

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

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

病死葬於會稽山穿壙深七尺土無藨泄下無郟水壙高

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

州會稽縣南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云禹領三領畢

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駮所引越絕書同衣衾三領畢

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引

多為衣裘則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厚為棺引

葬有衣裘者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厚為棺引

於釋者葬於禹治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厚為棺引

志引尸子云禹治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厚為棺引

死於釋者葬於禹治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厚為棺引

外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葦葶

桐葛以緘之緘當作緘說文糸部云緘束也引墨子

文裁文類聚十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平御

葬會稽葛以緘二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平御

覽引緘古蒸侵二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平御

合通之不罔道藏本吳鈔則此緘字俗改

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不通於泉皆

其下毋及泉毋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探不通於泉皆

證無遺臭李書鈔無下同上毋通臭引後漢書趙咨傳注

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劉徽注云壤

謂息土堅謂築土畢論讓案以上文奠若參耕之畝藝

校之壟不得屬上壟論讓案以上文奠若參耕之畝藝

之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

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則舊作取若以此若三聖王

書注作隴則止矣据前漢書注改若以此若三聖王

者觀之此若若亦即此也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

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為

鈔初學記亦如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

是於義為長

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

六寸屬四寸土棺六寸屬六寸鄭注云大棺六寸屬六寸禭四

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

及屬用梓棺二用也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

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禭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

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與屬下

謂水兕革棺被之也革闔三操畢音字案說文革部

云鞞革編也國語齊語鞞盾章注云綴革有文如縞

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操畢讀為縞義亦難通

疑當為禭淮南子詮言訓高璧玉即具王云即字文

注云禭而也禭操形近而誤璧玉即具王云即字文

為既言璧玉既具而戈劍鼎鼓壺蓋前詳文繡素練

戈劍等物又皆其也

二

大鞅萬領也說文革部云鞅頸鞅也釋名釋車云鞅嬰

之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與馬女樂皆具曰必捶

誤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與馬女樂皆具曰必捶

埵與鈇本無必字畢云埵當埵埵說文云堅土也埵

當讀為埵除說文玉篇無埵字言埵埵埵埵埵埵埵埵

道曰築也則埵亦有堅築之義埵埵埵埵埵埵埵埵埵

也差通壘雖凡山陵差通疑當埵埵埵埵埵埵埵埵埵

篇云今有羨除劉注云羨除隧也其所穿地上平

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段索隱云羨墓

道也竊疑此當讀必捶埵埵道為句即九章所謂羨

除也壘雖凡山陵為句大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

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戴云疑

當作雖凡山陵差通為壘脫為字又倒其文耳案戴

校義仍不可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

通今不據改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

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畢云舊脫法用其謀句計厚葬

久喪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畢本請改作誠

如此王云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尙同篇今天石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舉其人民治
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卽誠字也墨子

書情請二字並與誠通說見尙同篇則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

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

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

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

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

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政正下

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

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

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畢

猶言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詁讓案淮南子墨子

何說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詁讓案淮南子墨子

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習吳鈔本義濟善也

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渾惡釋文曰尚書作

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案義當讀爲宜俞說

未昔者越之東有較沫之國者畢云較舊作較不成

較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

軫洙願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沫詒讓案意

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輒洙博物志

五引作輒洙宋本列子作輒洙注云又休道藏本殷

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輒洙注云輒洙依殷

取諸洙者誤耳垂也休美也蓋僂耳之類是也諸家本

作輒洙者誤耳垂也休美也蓋僂耳之類是也諸家本

九代云較洙國名在越東是北宋實作較洙依殷

說則較當作輒後魯問篇以食子爲啖人國與此

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噉人國在交趾盧云交趾即

南越而國名及方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問作鮮與

咸並異未知孰是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列

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列

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

釋之云謂少也即盧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

聲之轉引析支亦作鮮支爲證說較此爲長蓋解鮮

析義並同新論作其長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

定為大父母疑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

張劉所引近是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

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

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

聲論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

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云談去聲本傳炎後

漢書亦作啖人國疑當從啖為是詳魯問篇

戚死親戚謂父母也朽其肉而棄之畢云列子朽作

引作列子讓案御覽七百九十九引博志亦作列

子釋文云列本音寡別肉也又音朽殷作高蓋

肉置其骨也新論作坵尤誤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

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畢云渠舊作秉据列子及

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

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論讓案

渠吳鈔本作秉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

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秉並渠之形誤周書王

會篇云義渠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

西羌傳云澤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

公三十三年伐義渠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

虜其王卽此國也

謂之登遐畢云燠卽重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重其

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煙上燠天謂之昇霞博物志

作勳之節煙上謂之登遐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氏荒

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

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氏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

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云登上也假已

也上已者若罷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遐漢書郊祀志

云世有罷人登遐倒景頌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

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為霞之段字非古義也然

後成爲孝子本作為吳鈔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畢云

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為異也

而巳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

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

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批以字王據上文補則亦猶厚

矣王云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

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

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珍本無有字夫何獨無節於此

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

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掘

地之深下無菹漏菹與沮通廣雅釋詁云沮澤也氣無發洩於上壟

足以期其所畢云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

食之財俱乎祭祀畢云說文俱俛也俛訓便利案俱

以致孝於親於吳鈔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

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爲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

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
是也顧說同今據正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
不察此者也
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
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墨子閒詁卷七

瑞安孫詒讓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錄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

天志之義也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逃之

畢云廣雅云所况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

畢引廣雅所况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然

且親戚兄弟所知

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共相儆

戒

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

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

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

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

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

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

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

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日舊本作日畢校并

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俞云畢改兩

口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

語也言字即語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為衍文墨

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為衍文墨

者清世明也說文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

也文選羽獵賦于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

有以陰蟻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

下文曰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所覩無所避矣

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明必見之然則

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

晏說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宐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八字爲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晴
晏之日焉而得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尚
未得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畢
其義爲澗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聞聞
讀若閑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門無人之處天必見
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
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準商竟冥
篇口上天之誅也雖在墟虛幽間遠隱墜重襲石
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
幽門爲幽間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
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間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間爲
閑尚未得其義間當讀爲間隙之間荀子王制篇云
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
也閒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舊本
隔也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說士
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七忽然不知以相徹
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

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
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

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

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

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

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說此十五然則我率天

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

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

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

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

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

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諡讓案

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

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

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卽也下文諸次字並同

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已而爲正有士

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

封荀子致士肯半二篇並作勿庸以卽女家語始

篇作勿庸以卽女心皆其證說文空占文作聖亦其

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

篇云聖王既設丁民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

次也恣亦作次可證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卽卿大夫

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

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

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

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

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俞

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

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

句交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

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

子下文屢見之

字似不當刪

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

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犒牛羊豢犬

彘潔爲粢盛酒醴

畢云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

以祭祀上帝鬼神

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

者也

顧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彘中篇及所求二字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

字及者字

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

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

於富且貴者

於吳鈔本作欲

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

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

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

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

得賞也

畢云賞下當有者字

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

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

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

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

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

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業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

又疑當爲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

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葉萬子

孫毋相爲不利檀弓云世世萬子方施天下畢云方

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方施天下猶句或

當爲專字之壞詒讓案方劾古通泉陶堯方施家則

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有說文上郤云尙鴻也方施

言施傳編於天下也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

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

天中詬鬼道藏本吳鈔本據作中詬鬼大戴禮記本

通畢云據上命篇云詬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詬義亦

富有神字下賊人校正說詳尙賢中篇故天意曰

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
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

賤亦賊之誤此並案上文別相惡交相賊

而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

歿吳鈔至今毀之謂本作及

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
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
兼而有之以其兼而會焉何以知其兼而會焉四海
之內粒食之民

大戴禮記少閏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牖牛羊

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

人

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

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

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
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

百姓也

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

政也

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

然義政將柰何哉

畢云舊脫

政字一

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

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做賤多詐者不欺愚

中篇及兼

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

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

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

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

畢云非

行反此猶倖馳也

畢云倖一本作僭論讓案倖疑僭之誤玉篇人部云

淮南子分流僭馳僭相背也與舛同今淮南子說山

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僭義亦同處大國攻小

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

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

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

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

之爲善政也

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

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俞云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善政不可通矣下篇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

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

畢云當脫貴字然後得爲

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

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

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云

倘當爲確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倘明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

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

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崇必齋戒沐浴潔爲

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

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

也知之畢云馴與訓同言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臨

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

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

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敷貴

省作賣數省作敷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講爲出案

王說是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

今據正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作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

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

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慎與順同上下文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

屢云順天意下同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

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子墨子曰天之意不

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

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舊本

說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

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陸上

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

鍾會老子注云經護爲營有道上之強聽治也上強聽治則國家

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

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潔吳鈔本作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

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諸侯之寃不興矣

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寃二形邊境兵甲不作矣內

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

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

天之意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語詞詳尚賢中篇

奉而光施之天下

光與廣通

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

衣飽食便寗無憂

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寗舊本作寗今據吳鈔本改

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

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慎亦讀為順

且夫天子之有

天下也

戴云字衍

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

之內也

吳鈔本辟作譬畢云辟同譬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

俞云臣國當為國臣正對

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若處大國則攻小

國處小國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

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

畢云已今若同以

處大國則攻小國

畢云舊脫則字据下句增

處大都則伐小都

吳

本二句並無則字

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

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

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崇也

畢云舊脫禍字据下文增

若已不

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

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

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

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

孰

道藏本吳鈔本作熟俗字

六畜遂疾蓄戾疫凶饑則不至

戾厲字通

詳尙同中篇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

道利民

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

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

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祥者王云故猶則也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

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翁

義不可通撒當為邀疑本作邀或作撒傳寫誤合之

為邀邀而邀又誤為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

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

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

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邀鹿莊子至樂

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闕體撒以馬箠成立英疏云邀

打擊也依韓子邀鹿義推之疑當為歐御之義遂或

當為逐之誘然下文云以長遂五穀府絲使民得而

財利之則遂字又似若豪之末畢云豪鈔本作毫下

非誤未能質定也若豪之末畢云豪鈔本作毫下

正文經典非天之所為也為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

或從毛非天之所為也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

同謂當從下文作為俞云非上脫無字下而民得而

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為也

利之則可謂否矣

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

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

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

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

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

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

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

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

以字舊說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

成造曆以曆爲確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曆磨爲日

月星長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辰也案

王校是也詳以昭道之說文日部制爲四時春秋冬

非攻下篇

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賁字之義

賁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

頤作賁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賁降雪霜雨露

以長

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

畢云播布

以臨司民之善否

畢云司讀如

為王公侯

伯

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侯伯道藏

使之賞賢

而罰暴

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

賊金木鳥

獸

賊當為賦形近而誤言賦

從事乎五穀麻絲

麻

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

人於此驩若愛其子

一切經音義引三

竭力單務以

利之

蘇云單同碑

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蘇云當云

無報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

畢云與今夫

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遂萬物以利之

以吳鈔

若豪之

未非天之所為

非上亦當有無字畢

而民得而利之

則可謂否矣

否亦當作厚詳前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

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吳鈔

本無君子二字

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

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

不亦當有殺字曰人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

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

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爲夫

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

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此吾之所

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

舊本說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

且吾所以

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

不止此而已

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

人畢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

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

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

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

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

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

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

已書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

作書於竹帛者後人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

拮兼愛下篇刪之畢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

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

夏也天之言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

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

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帝善其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

而智已智卽知也

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尚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難

而自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

夫憎人賊人

賊吳鈔本作疾

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

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

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

誓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述祖云誓書引大誓有

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卽

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

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篇爲

譌字蓋誓省爲折明卽隸古折字之譌類師古匡謬

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嶽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

古文甘誓誓字作嶽蓋皆嶽斯二字傳曰紂越厥夷

寫譌外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曰紂越厥夷

居江聲云夷居倨嫚也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

祀祇舊本譌祇今乃曰吾有命無廖僂務畢云此句

無僂匪扁非命作毋僂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僂

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僂皆僂字之譌僂則其字

之爲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

本故足据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僂其務言不効力其

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僂

其務云僂讀爲戮力之効言己有命不畏鬼神毋爲

効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

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

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

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非命篇書太誓僞孔傳云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

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

墨子天下無僂鼻務天下爲句云僂且二字重文莊讀

案莊說難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

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乃夷居弗事上帝神

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祭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文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

規辟人人當作之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匠人之有

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

也

量度吳鈔本到下同

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

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

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

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

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

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

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

之有天之意也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合篇後

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

天之下加

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

意字耳

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

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

行

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

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

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
不善言談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墻下行
字舊本誦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
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
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
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
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
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
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
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

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畢云據下文當有矣字

案此所當從畢訓爲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

處所王說非詳上篇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

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疑當爲可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

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

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儻戒字之誤也上篇

相儻戒三字凡五見俞云極戒即儻戒也極通作極

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

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儻矣

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苟是

可知其義之通說交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

重貌謹重之義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

亦與儻相近

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

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

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正猶言正人詳上篇何以

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

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

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

恣王訓爲卽似未塙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

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

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

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依上下文亦當作正有天

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

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壬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

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

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當爲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

中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獮豸其牛羊犬彘絜爲染盛

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

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

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

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

誰爲知天爲知俞云此上脫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

矣天爲知而已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

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

而食之也

食謂享食其賦稅物產

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

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

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雱雱說文以爲

籀文雱字與方通今文尙書多借雱爲方遠雱言遠方也論讓案靈疑虛之誤化魏孝文帝祭比干文虛作虛南唐本業詩記作靈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詩靈亦墟虛之誤與此皆物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

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

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

譬吳鈔本作辟

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

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

於越

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于文不避重復不得於此文獨省也

故愛越

之人

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

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

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目天之愛百姓也不盡

物而止矣

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

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

不祥

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

曰誰殺

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

依上文當作不祥

曰天也若天之

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

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

王引之云別讀

爲偏言天偏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偏樂記其治辯

者其禮具聲注辯偏也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

別其證也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

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

吳本三代之聖王

故昔

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

作之三代聖王

下

字吳鈔本無疑衍

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

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

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戴

以法疑當作以爲儀法脫二字耳以爲儀法見下文

也當爲世之誤世名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

處脫文其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疑當作以爲民

未埒今以此下文及尙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爲民

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

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卽廢也之誤鐘鼎款識皆

以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舊脫知

爲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舊脫知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

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

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王字案以爲不從其所愛而

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

離散國家滅亡拉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拉有所失也

云拉于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業萬世詳上篇王

賁當爲者隸書

者字或作藉見漢衛尉卿衡方鄧陽令曹全碑與賁
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
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
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爲作
賁下文又衍之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以此知其
字則文不成義

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

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

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

正上篇並作政字
通力正義詳明鬼

下篇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

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做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

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

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

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

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

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

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

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

文中篇正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

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

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

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

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圓與不是故子墨

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

道藏本吳鈔本有之字

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

吳鈔本義今知氏大國之君知字

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

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

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

然則是氏占通用今氏即今是也今是即今夫也禮

記三年問篇今夫是也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

荀子宥坐篇今夫是也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

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寬者然曰寬者

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

下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

作轉語案疑當作寬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爲寬之借

字聲義並與謙同說文器部云器呼也讀若謙寬器

同從寬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器然爭持攻國

差論蚤牙之士

蚤吳鈔本非攻

比列其舟車之

卒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並作爪

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其以攻罰無

罪之國

評當從非攻下篇作伐

入其溝境

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

此涉下文溝

刈其禾稼

其樹木殘其城郭

傳象解引張晏

以御其溝池

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

云殘有所毀也

以塞其溝池

通御當為抑抑之言

也謂壞其城郭

禹抑鵠水

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

也史記河渠書

禹抑鵠水

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

堙堙抑皆塞之

也是抑與

堙堙同義非攻篇作溝洫志

池堙亦堙也

隸書抑字

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

二形相似而誤

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牲

之格者則勁拔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民殺與拔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亦一無以係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累其子弟也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校是也孟子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以為僕圍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也周禮夏官

之制

舊作勁從力非勁拔即

卷之二

七

廣云胥靡刑之名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之也崔諫云腐刑也荀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推隨
 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
 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
 以錢連枷也案尚賢中篇說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
 傳巖即史記所謂胥靡則當婦人以爲春酋吳鈔本
 爲刑徒役作之所謂胥靡則當婦人以爲春酋吳鈔本
 酋作囚誤畢云周禮云其禮有入于鼻隸女子入于
 春豪又說文云酋禮有入于鼻隸女子入于
 婦人爲酋之義酋與酋聲形相近說文云杼白也亦
 春豪義與王云畢以酋爲或春近說文云杼白也亦
 會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或酋之酋官也月
 合注酒孰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
 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
 三十人奚之三百人鄭注曰酒之酋矣周官酒人女
 坐男禮說曰入際官爲奴其少才女則以爲奚是古
 士奇禮說曰入際官爲奴其少才女則以爲奚是古
 爲之即墨子所謂人之奚多至三春酋也宋翔鳳云呂
 春秋精通篇云臣謂婦人以此幸而殺人不爲生臣之
 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言春酋者或爲春或爲酒
 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女春者或爲春或爲酒
 春枕女奴能春與枕者枕之假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
 以春酋連文則酋即枕之假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

不同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

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

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其其皮幣有與又發其總

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詒讓案總與鈔本作

字作總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總處當作徒遠徒正

作總耳遠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遠來告章

注云徒步也遠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遠若今時乘

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遠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

國必起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總當爲縱之爲

縱隸古或作縱右半形與忍相類縱又從之借字縱

遠亦通使人饗賀焉饗當讀爲聘高之音周則夫好

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

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即嗣子必且欲順其先

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稅府字視吾先君

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

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

字之誤義卽古儀字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
儀法常讀爲管荀子性惡篇今當說去君上之執無
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存亂
而相匹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並
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
作嘗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
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

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
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
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
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
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
勞而取其實也已
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
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遂不可
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
於字疑衍拒格人之子

女者乎蘇云扭說文云挹也格格舉也俞云扭字無義

當爲衍文益卽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與下

竊人之金玉蚤象竊人之牛馬律曰格曰竊皆以

衍扭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者亦

無扭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後漢書鍾離意傳注

格人之子謂拘執人子後漢書鍾離意傳注

曰格拘執也是其義案扭字通方言云扭擻取也

南楚之閒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擻釋名釋

姿容云擻又也五指與角人之府庫俞云角字無義

俱往又取也俞說非竊人之金玉蚤素者乎王引之

隸書作內角隸書作竊人之金玉蚤素者乎

二字義不可通蚤素當爲布隸書布字作布蚤字

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隸書布字作布蚤字

布帛說文緣帛如紺色或曰蚤緣若棗綠棗同音

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果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

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今本作繆繆繆繆繆繆

布幕衛也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

亦多變而從參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

矣西伯既黎乃罪多參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繆

字形之相似金玉布緣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

金玉布帛

與踰人之欄牢

欄吳鈔本作闌下同義諸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

云牢闌也說文牛部

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

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爲政也

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

鈔本作夫季本

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

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察者

本吳鈔本下

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

畢云舊

並有乎字

與入人之場園

毛詩幽風七月傳云春夏爲園

竊人之桃李瓜薑者

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

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園

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

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

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

畢云

據上格上當脫相字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

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

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

是蕢我者

蕢畢本並改責云舊作蕢下同以意改顧云蕢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爲義案顧

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尙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

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篇

芬皇象本作蕢此以則豈有以異是蕢黑白甘苦之

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

下刪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

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據上文

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謂甘多嘗謂苦王氏釋詞

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苦多嘗下增

之甘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政也戴云政上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

誤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

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

文當為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

為不義反以為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為非則知而非

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

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改文為大則非是此

當作因以為之義為與謂通文此豈有異黃白黑甘

即之之譎言因以稱之曰義也

苦之別者哉別辯聲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

之當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

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

字也案說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俞云大雅也雅夏

詳中篇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

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

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

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本懷

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本懷

下有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

而字中篇引毋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此誥文王

作不與詩同

之以天志為法也

吳鈔本誥作告畢云誥字疑衍

文當為語誥讓案也字疑衍

而

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
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兩字王校亦
刪詳前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